



“燕行录” 俗字研究及其运用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in “Yonhaengnok.”

李荣¹

LI RONG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qtlr2017@aliyun.com

肖瑜²

XIAO YU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xiaoyu19782001@sohu.com

Received: 18 October 2022 / Revised: 27 November 2022 / Accepted: 22 December 2022

摘要

“燕行录”是近年中、韩较为关注的重要域外汉籍，其中有较多文学、历史、宗教、经济等珍贵文献材料。已经整理出来的“燕行录”，时间上自公元十二世纪初至十九世纪末，内容涵盖自宋至清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朝前往中国的使臣及相关人员纂写的使行录与各类诗文，包括刻本、抄本、印本等类别。由于其时间跨度长达七百余载，“燕行录”中产生了大量俗字并形成一定的演变规律，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就朝鲜“燕行录”中的俗字研究展开论述：首先，“燕行录”中俗字的产生有着强烈中国文化印记，这尤其体现在政治背景和文化与学术两方面；其次，“燕行录”俗字的类型较多，有增加意符、省略意符、改换意符、改换声符、类化、简省以及其他小类型，如全体创造、合文、增繁等；再次，在前代俗字的承继、辞书编纂及“燕行录学”等方面展开“燕行录”俗字研究，对汉字发展及域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第四，“燕行录”俗字研究与朝鲜半岛文化研究关系密切，可从朝鲜半岛特色俗字的出现和《燕行录全集》中韩国固有汉字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燕行录”俗字研究对国际中文教育中汉字及书法教学的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朝鲜；燕行录；俗字



ABSTRACT

“Yonhaengnok” are important foreign Chinese documents that have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in recent years, among which there are many precious ones about literature, history, religion and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sorted out, “Yonhaengnok” exist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lfth century AD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ontents include records and all kinds of poetry written by the Korean envoys to China and related personnels, including engraving, copy, print, because its time span of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years, so “Yonhaengnok”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common characters and form a certain law of evolution, this is especially worth our atten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Korean "Yonhaengnok" research: first, "Yonhaengnok" has a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 cultural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second, the common characters in "Yonhaengnok" are mainly classified: increasing meaning, omitted meaning, replacing meaning, apperception and so on. Third, the study of the the common characters in "Yonhaengnok" possesses very important value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foreign countries,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inheritance of previous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Yonhaengno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hilology; Fourth, the study of the common characters in "Yonhaengnok" has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Korean Peninsula culture,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mmon characters which are uniqu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some of the common characters can be seen only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 fifth, The study of "Yonhaengnok" is helpful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but it includes: the common characters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common characters and calligraphy teach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ommon characters and Teaching method of the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Korea, Yonhaengnok, Chinese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 研究背景



汉文化及汉字很早就在朝鲜半岛传播，公元前后，朝鲜半岛进入高句丽、新罗、百济各自为政的三国时期。这一时期，汉文化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三国皆以汉字作为书面语，并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往来。公元 668 年，在唐朝的支持下，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期。作为唐朝附属国的新罗王朝继续强化了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使用与推广。公元 907 年，随着唐朝的灭亡，新罗也随之灭亡，高丽代之而起。高丽王朝大规模引入中原文化，推行科举制，汉字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元朝灭亡后，作为元朝附庸的高丽王朝也于 1392 年被朝鲜王朝（亦称李朝）所取代。朝鲜王朝（李朝）统治者严厉禁止元朝和高丽时期的佛教信仰，将儒家思想奉为独尊。于是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汉字，其地位也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是在元代、明代抑或是在清代，朝鲜半岛政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总是会派遣大量使者出使中国。除明朝初期四十年左右时间都于南京，清早期都于盛京外，元、明、清时期都是以北京作为首都，而北京地区古称“燕”，故前往北京的朝鲜使者所写的沿途见闻录、日记等，从广义角度而言皆被称为“燕行录”。“燕行录”是高丽、朝鲜使臣及其随从人员出使中国的纪行录，目前已收集到的“燕行录”约 1100 余种，涉及 770 余名作者，是研究汉字在中国以外地区传播及演变规律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历史上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重要资料。

自 2001 年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问世以来，有关“燕行录”的研究不断升温，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燕行录”的热潮，研究对象涉及诗歌、音乐、地理、民俗、医药、汉字、哲学等多个方面，但目前只有少量关于“燕行录”中的方言、词汇及汉字的研究成果问世，尚未有俗字研究的相关成果。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燕行录”中的俗字来源、传承以及使用加以研究，厘清域外汉字研究、域外汉字教学以及域外汉学传播及接受规律的学术价值。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1. “燕行录”俗字的整理与分类，有利于韩国古文献俗字研究，有利于历史汉字研究。2. “燕行录”俗字的考察，可以为“燕行录”的俗字整理，提供扎实的基础。3. “燕行录”俗字研究成果，可以与中国历史汉字字样形成比照，从而疏通某些大型字书中的疑难字，对于现代辞书编纂，具有重要意义。4. 通过“燕行录”俗字的研究，可以深化中朝文化交流。5. “燕行录”俗字的研究，可以推动国际“燕行录学”的深化。6. 作为域外汉籍，“燕行录”俗字的研究有助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相关理论和领域的研究与深化。

二、研究范围、主要内容、方法和创新性

（一）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燕行录全集》100 卷（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和《燕行录续集》50 卷（首尔：韩国尚书院，2008）。时间上起于公元 12 世纪，止于公元 19 世纪末，计约七百余载。研究对象包括与通行字形有差别并具有约定俗成性质的讹字、古今字、通假字、假借字。



(二) 研究主要内容

朝鲜半岛自三国时期起，便以汉字作为书面载体，写就了《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等大批的官修汉文经典，而文人士大夫所著汉文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但由于朝鲜半岛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因此朝鲜半岛的汉字，尤其是俗字的使用，在保持与中国共同的特点之外，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这从《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等即可窥见。进入朝鲜王朝以后，尽管发明了谚文，但汉字依然被视为“雅”文而保有强势姿态。当然，由于朝鲜王朝毕竟是有别于高丽王朝的新王朝，其是在意识形态、事大政策、语言文字政策等方面出现了如儒家独尊、事大明朝、发明谚文等一些新的变化，故俗字的使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写就于朝鲜王朝时期的“燕行录”中俗字的使用即反映出这一点。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从“燕行录”中俗字产生的时代背景、“燕行录”俗字的分类、“燕行录”俗字的研究价值、“燕行录”中的俗字与朝鲜半岛文化、“燕行录”俗字与汉字教学等五个方面进行。

(三)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如下：1. 文字学方法：偏旁分析、异文比勘、字书佐证、审查文义。2. 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历时梳理、共时对比。3. 数理统计法：归纳类比、数据统计。

(四) 研究创新性

1. 就“燕行录”中的俗字进行较为深入的整理、研究和进行较大规模的理论综合归纳。2. 通过“燕行录”俗字研究，与已有研究成果《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等形成对接，争取实现对朝鲜半岛俗字发展基本完整的展示。3. “燕行录”俗字研究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相关文字知识的学习。

三、与本论文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燕行录研究

“燕行录”研究首先从“燕行录”整理开始。20世纪30年代，韩国《青丘学丛》《奎章阁丛书》等开始著录“燕行录”，中国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收录柳得恭《溇阳录》与《燕台再游录》，是中、韩学界对“燕行录”文献的最早关注。20世纪60年代，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整理“燕行录”作品30种，出版《燕行录选集》两卷本。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将《燕行录选集》译为韩文并新增部分作品，出版了《国译燕行录选集》。1978年，台北珪庭出版社出版《中韩关系史料辑要》，收录《朝天录》4卷36种。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出版林基中教授主编《燕行录全集》100卷，涵盖明清时期“燕行录”作品357种，《燕行录全集》的问世，被称为“燕行录”研究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为国内研究“燕行录”提供了窗口，逐步形成了今天“燕行录”研究兴盛的大好局面。同年，林基中先生与日本学者夫马进合编《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



收录日本所藏朝鲜“燕行录”3卷33种。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出版了《燕行录选集补遗》，补录“燕行录”20种。同年，韩国首尔尚书院在林基中《燕行录全集》基础上出版了林基中《燕行录续集》50卷170种。2011年，林基中在《全集》《续集》基础上编订电子文献《燕行录丛刊》，共收录“燕行录”455种，合续补，总计约560种。同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合作编撰出版了《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30卷33种。2010-201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弘华文主编的《燕行录全编》第一辑至第四辑，但该套丛中繁体字使用情况混乱，简俗不辨，辑佚和编校质量有待提高。2021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漆永祥教授著《燕行录千种解题》，此著共收录772名作者、1168种书目与篇卷的《解题》，时间跨度自宋至清，内容涵盖使行录与各类诗文，隶为正编80卷、附录5卷，共150万字，纠谬正讹、辑遗补缺、评鹭甲乙、钩玄提要，是迄今为止著录与收集“燕行录”极为全面的集大成之作。

“燕行录”的整理之外，对“燕行录”内容进行研究的包括对“燕行录”进行考订及评介，以及从诗歌、地理、医药、仪礼、文字等方面展开研究。韩国学者金圣七（1960）和中国台湾学者张存武（1967）是最早关注“燕行录”的学者。中韩重新建交后，中国大陆的“燕行录”研究才慢慢展开，王政尧是最先关注到“燕行录”研究的陆学者，其《〈燕行录〉初探》（1997）一文对“燕行录”中的体裁、作者、版本、篇幅、目录、起讫时间、路线、价值等各方面做了介绍，为国内学者关注“燕行录”“打开了窗口”。此外，对“燕行录”进行考订的有左江（2008）、杨军（2009）、葛兆光（2008）、漆永祥（2010）等学者。左江《值得关注的燕行录文献》一文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为基础，对“燕行录”文献的集辑、甄别等问题展开探讨；杨军《〈燕行录全集〉订补》一文则将《燕行录全集》重复的篇目重新统计，对左江的考订结果做出三处补充；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一文认为日本、朝鲜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同时指出《燕行录全集》存在年代先后与编次先后以及著录失误和误收等问题。漆永祥《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一文以林基中《燕行录全集》为基础，分别就“燕行录”概念的界定、收录标准、现存“燕行录”作者与数量、种类与体裁、整理的现状与问题、韩语译注本“燕行录”诸问题、《燕行录全集》与《续集》辑补几方面内容阐述观点，通过系统考证，指出当前“燕行录”整理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诗歌、地理、医药、仪礼、文字等方面展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韩国江陵大学安祥馥，其《〈燕行录〉中有关杂技的记载》（2006）一文从“燕行录”《燕辕直指》《蓟山纪程》等著作中梳理了有关宫廷演出、撂地演出、流浪艺人演出等杂技，弥补了人们对清代杂技的认知。王政尧《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1997）一文通过对韩国近40种“燕行录”著作的整理和分析，论述了“燕行录”在著录清代戏剧文化所反映出的直笔、全面、完整等特点，指出该书是记载中国的同类外国史料所无法替代的重要史著。韩国学者黄普基专著《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2014年）对“燕行录”中呈现的驿路线上的地名（聚落）在不同时期动态的发展过程、辽宁与冀东地区聚落的形态、景观、起源、演变与发展规律及区域历史气候、辽河在沈阳附近的河道变化特征、明清时期朝鲜人心目中的山海关意象和河北村落意象等进行研



究。韩国汉阳大学韩东洙《8世纪朝鲜〈燕行录〉与北京紫禁城——以仪礼空间之分析为中心》(2010)一文通过“燕行录”中对北京城商业发达、交通混杂及一些大型仪礼活动的记载情况,从朝鲜使臣的视角还原了清代北京城与紫禁城的空间布局。杨雨蕾《明清时期朝鲜朝天、燕行路线及其变迁》(2006)一文梳理了“燕行录”中记录的朝天路线和燕行路线的变迁,并对其变迁的原因及贡道的政治意义做了总结。

“燕行录”中语言文字展开研究的成果较少,主要涉及对“燕行录”中的清代官话、辽东方言、朝鲜语词汇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下:谢士华、王碧凤《〈燕行录〉中的韩国固有汉字研究》(2018)一文认为韩国燕行文献的语言是一种“混合汉语”,有不少朝鲜语成分,其中由韩国固有汉字构成的固有词汇,是非常重要的。许梦霞《〈燕行录全集〉异体字整理研究》(2016)以《燕行录全集》前100卷为文献材料,对其中的异体字进行整理研究,但并未涉及林基中《燕行录续集》的50卷,更未关注到日本所藏卷,对其异体字背后的文化成因挖掘也不够充分。

(二) 韩国俗字研究

韩国俗字方面的研究著作有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韩国汉字的略字调查》(1991)和《汉字略字调查》(1993),收录韩国历史中《韵会玉篇》等五类字典以及其他文献中关涉佛教资料之写本俗字。韩国李圭甲《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2000)就韩国佛教经文中的异体字加以整理、研究并释义,亦就部分韩国俗字加以辑录。论文方面有韩国任昌淳《韩国的印本与书体》(1983)以《大学》坊刻本中的俗字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坊刻本在俗字保存方面所具有的重要特点。韩国柳铎一《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1989)认为坊刻本中的俗字有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同时阐述了俗字的主要特征。韩国河永三《朝鲜后期民间俗字研究》(1996)和《韩国朝鲜后期坊刻本俗字研究——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例》(2010)两文均关注的是韩国俗字。中国吕浩《〈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2009)对部分韩国抄本俗字进行整理,并总结《物名考》异形字具有字形丰富、主形与异形并存等特点。吕浩《韩国汉文古文献异形字研究》(2010)一文考察了韩国汉文古文献手书字形与印刷字形,总结出韩国汉文古文献中异形字的构形规律,并梳理了韩日现行汉字与古文献异形字的关系,并且通过大型字书中疑难字释读来反映韩国汉文古文献字形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时指出“千百年来,朝鲜半岛上产生了大量的汉文文书与典籍,这些汉文文献处处体现了汉字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应用情况,体现了汉字在域外的流变规律。因此,开展韩国汉文古文献异形字调查研究工作,对韩国汉字来源、传承、使用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域外汉字的研究,以及域外汉字教学、探讨域外汉学的传播与接受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王平《韩国写本俗字的类型及其特点——以〈韩国俗字谱〉为例》(2011)中认为:“俗字与正字往往在同一历史平面上相对而存在。不同历史时段有不同的正字与俗字,不同的形体有正字与俗字的分别。”何华珍《俗字在韩国的传播研究》(2013)以韩国官刻本《樊川文集夹注》(1440)、坊刊本《九云梦》(1803)、写本《漂海录》(1771)为语料,充分吸收中外学界前沿研究成果,揭示俗字在韩国的传承和变异轨迹,从通用俗字反观汉语俗字的流播特性,从国别俗字抉发汉字传播过程中的变异规律。



四、总结内容

“燕行录”起讫跨度长达七百余年，其间的汉字使用呈现出极为“强势”之势，而就其中俗字的使用情况而言，则一方面与同时期中国俗字使用特点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则体现出较多的朝鲜半岛本土俗字特色，这是颇具研究价值的方面。“燕行录”中的俗字类别丰富，包括增加意符、省略意符、改换意符、改换声符、类化、简省、音近更代、变换结构、异形借用、书写变易、书写错误、异形词等多种类别。从汉字文化圈这一更为宏阔的角度看，朝鲜半岛本土俗字的出现，是汉字生命力的一种证明，也是历史上“外国人”学习及使用汉字的一种活标本，对我们今天推广国际中文教育具有现实意义。

五、研究结果

（一）“燕行录”中俗字产生的时代背景

1. 政治背景

公元前后朝鲜半岛就开始进入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各自为政的三国时期，从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各国皆以中原王朝马首是瞻，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往来。668年在唐朝的支持下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于是作为唐朝附属的“统一新罗”王朝便以唐朝为上国，不断遣送使者、留学生赴唐。唐亡而新罗亦灭，代新罗而起的高丽王朝（907-1392）先后以辽金元为宗主国，尤其元朝之于高丽的统治持续时间久、影响深远。随着元朝的灭亡，高丽王朝遂亡于李成桂之手，李成桂所创朝鲜王朝（1392-1910，亦称李朝）将儒家思想奉为独尊，并以朱明为宗主国，随着壬辰倭乱（1592-1598）中明廷耗费七年时间、付出巨大人力物力后最终将入侵朝鲜半岛之日本丰臣秀吉逐出，朝鲜王朝对明朝暨中原文化的依附得以强化。随着清朝的建立和清军入关，朝鲜也不得不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为宗主国，并继续事大中国。而无论是在元代、明代抑或是在清代，朝鲜半岛政权作为中国藩属国，总是会派遣大量使者出使中国，期间使臣及随行人员使用汉字撰写了大量的纪行录，而相应地在这些纪行录中产生了大量汉字俗字。

2. 文化与学术背景

汉文化以及汉字很早就已在朝鲜半岛得以传播，公元前后汉文化已经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各国皆以汉字作为书面语，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往来。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期后，作为唐朝附属国的新罗王朝继续强化了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使用与推广。至高丽王朝时期，中原文化被大规模引入，推行科举制，所以汉字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朝鲜王朝时期，遵奉儒家思想的统治者严厉禁止元朝和高丽时期的佛教信仰，于是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汉字，其地位也得到了空前强化。1444年，朝鲜王朝发明了“谚文”，其初衷是为了标记汉字，推广汉语，所以“谚文”的出现



在短期内并没有对汉字的地位造成撼动，但作为语言使用中的新质事物，“谚文”的逐渐使用也标志着朝鲜半岛民族意识的觉醒，目前已知“燕行录”中，“谚文”本约 20 种左右，在“燕行录”中（总量约 1100 种左右）占比约为 1：55，这其中不无民族意识之体现。概言之，朝鲜王朝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语言文字政策方面所发生的有别于高丽时代的变化，也相应反映于朝鲜半岛特色俗字中。

（二）“燕行录”俗字的分类

1. 增加意符

增加意符是“燕行录”中俗字最多的类别之一。如明代黄汝一《银槎录》中有曰：“彦华又告曰：‘國王橫被惡名，席**藁**待命。’”（《燕行录全集》卷 8，第 328 页），“藁”即“蒿”增添意符“木”而成的俗字。再如金景善《燕辕直指》提及之“妙鬢雲峯亭”（《燕行录全集》卷 71，417 页）中的“鬢”，实际是“妙曼”之“曼”添加意符“髟”而成，通过形成新的“妙鬢”一词而突出山亭之缥缈感。还如李承五《燕槎日记》里提到清朝官员欧阳中鹄住处曰：“在前門外，板章**胡同**路北。”（《燕行录全集》卷 86，第 184-185 页），此句中之“胡同”即“胡同”二字增加意符“彳”而成。此外，燕行使所感兴趣的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之“梁”字，不时会被写作“樑”，增加意符而成的俗字在“燕行录”文献中数量非常之多。

2. 省略意符

省略意符在“燕行录”俗字的构成中也有一定比例。典型者有如下徐有闻《戊午燕录》中“大国用银之法，丁銀一兩以市上七**𠄎**換之，十上天銀一兩以市上九**𠄎**（钱）換之”（《燕行录全集》卷 62，第 220 页）句中“𠄎”即省略意符“金”的“钱”字之俗写。再如金景善《燕辕直指》有“距此**厘**二百里”（《燕行录全集》卷 72，第 88 页）句，其中的“厘”即“僅（仅）”省略意符“亻”而成之俗写。还如“山查，大如梨”（《燕行录全集》卷 72，第 268 页）中的“查”系“楂”省略意符“木”而成的俗字。此外，如办（辦）、雀（鶴）、与（與）等，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3. 改换意符

此种俗字较多。如燕行使权时亨《石湍燕记》中曰：“身如人之守屋，及其死也，陽魂上升，陰魄下降，形體骨肉只是空空的一虛殼。”（《燕行录全集》卷 91，第 15 页）其中的“體”系“體”之俗写形式。李廷龟《甲辰朝天录》中有“驛丞丈人送**棧**求詩”（《燕行录全集》卷 11，第 121 页）句，其中的“棧”即通过改换“笺”的意符“竹”为“片”而形成的异体字。李安讷《朝天后录》中有“恐遣山靈笑**舊**箴”（《燕行录全集》卷 15，第 261 页）句，其中的“舊”是改换“舊”字的意符“卅”为“竹”而形成的新俗字。崔有海《东槎录》里的“詩書



餘業六**韜**奇，文武高名字宙垂”（《燕行录全集》卷 17，第 542 页）句中，“**韜**”是改换“韜”字的意符“韋”为“革”而形成的新俗字。李民成《壬寅朝天录》里有“到通州，朝，知县送菜、**麵**、鱼、肉”（《燕行录全集》卷 15，第 47 页）句，其中的“**麵**”，系改变“麵”字的意符“麦”为“米”而形成的俗字。李在学《燕行日记》里“舟渡清川江到博川津頭下處暫憩”（《燕行录全集》卷 58，第 21 页）句中的“博”则为“博”俗体形式。许筠《荷谷朝天录》里“舍彼取此，似为未徧”（《燕行录全集》卷 7，第 62 页）句中的“徧”乃改换“徧”的意符“彳”为“彳”而成。此外，“燕行录”中，偶然（偶然）、誼譁（喧哗）等亦有不少。

4. 改换声符

改换声符而成的俗字在“燕行录”中也有一定分布，此类俗字也颇有价值。如金景善《燕辕直指》内有“東閣月中桂樹賦，下書：壬申八月，皇帝臨**董**其昌書”（《燕行录全集》卷 71，第 339 页）句，其中**董**系改“重”为“董”后形成的“董”字之俗字形式。再如权时亨《石湍燕记》内“其造墳也，不用莎草覆之”（《燕行录全集》卷 91，第 13-14 页）句中，“覆”字系改换声符“復”为“伏”而成。李民成《壬寅朝天录》里“漢人呼菌曰**摩**菇”（《燕行录全集》卷 15，第 14 页）句中，“**摩**”字系改换声符“磨”为“摩”而成。“要其出见，且求**訂**木”（李屹：《雪汀先生朝天日记》，《燕行录全集》卷 13，第 21 页）系改换声符“定”为“丁”而成。

5. 类化

这种俗字现象在“燕行录”中存在一定的数量，如金景善《燕辕直指》内“南花園在西苑門内，迤南明時為灰池，種植**瓜**蔬”句中之“**瓜**”显系通过在“瓜”字类化添加“卅”而形成新字。再如燕行使洪命夏于其《燕行录》中就康熙三年二月事记曰：“二十七日，庚申，晴，留，監司遣褊裨貽書以問”（《燕行录全集》卷 20，第 256 页）句中之“褊裨”，实际系“偏裨”一词中的“偏”受“裨”影响而类化为“褊”并形成“褊裨”这一结果。此种情况再如金尚宪《朝天录》里“諄諄申論，亦無不感激權悅”（《燕行录全集》卷 13，第 327 页）句中的“權”，系受“悅”的影响而形成，并以“卩”为意符。此外尚有“蘿**葛**（萝卜）”“荔茭（枝）”等。当然，“燕行录”中俗字的反类化现象也时有出现，如“萧洒”一词中的“萧”即“潇”字省略“氵”而形成。

6. 简省

这类俗字在“燕行录”中较多。如“其中有華榮釋曹，此《三国演义》中事也”（金昌业：《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卷 32，第 195 页）句中的“曹”即“曹”的简写，“国”即“國”的简写。再如晚明宋应星和朝鲜使臣之间的对话：“應星又告曰：‘若題本發落，則陪臣欲**速**還報。’答曰：‘知道，我當**速**圖之。’”（权拔：《朝天录》，《燕行录全集》卷 2，第 370 页），其中的“**速**”就是“速”一字简省一横而成。还如燕行诗《廣寧客夜書懷》中曰：“廣**寧**城外塞雲黑，……”



我馬連年慣渡遼。”(许筠：《朝天录》，《燕行录全集》卷7，第287页)其中的“寧”“遼”分别为“寧”“遼”之简笔形式。再如黄汝一《銀槎录》里“雖有冤痛，無路號訴”(《燕行录全集》卷8，第328页)句中的“冤”系“冤”之简笔形式。“殺瓦漫天，主客勝負難知”(洪翼汉：《花浦西征录》，《燕行录全集》卷17，第360页)句中，“瓦”明显是简省“氣”字中的“米”为“匕”而成为新的俗字。其他如裹-裹、欸-欸、问-問、紅-紅、絕-絕、单-單、乞-訖、請-請、为-爲、执-執、论-論、定-定、哉-哉，等等，不一而足。

7. 音近更代

此类俗字在“燕行录”中分布亦多。如朴趾源《热河日记》里“有两碑……俱满州(洲)四字名，撰書者亦皆满州人”(《燕行录全集》卷53，第291页)句中的“州”，明显系“满洲”一词中“洲”的更代形式。再如“橐駝……卧，足不帖地”(未详：《燕行录》，《燕行录全集》卷70，第89页)中的“帖”也属“贴”字的更代形式。“燕行录”中此类俗字另如后-後、头-頭等。

8. 变换结构

“燕行录”中由于变换结构而形成的俗字也较多。如燕行使柳得恭《热河纪行诗》中有《鸚深江(鸭绿江)》(《燕行录全集》卷60，第18页)一诗，其中的“鸚”即变换结构而成的“鸭”之俗字，此诗题中的“深”则为改换意符的俗字。再如崔有海《东槎录》里“男儿許國須忠信，白日昭昭照此心”(《燕行录全集》卷17，第535页)句子中，“須”是通过变换“须”字的意符“彡”为“彡”从而形成新字。崔有海同书里“衰(衰)草寒烟一逕微”(《燕行录全集》卷17，第543页)句中的“衰”是通过变换“衰”字的中间意符“艹”为“彡”从而形成新字。此外，碁-棋、仵-作、窈-旁、嶺-嶺等，亦较为多见。

9. 异形借用

这种俗字在“燕行录”中分布也不少。如李始源《北镇庙次月沙先祖韻走筆》诗句“斜日廟前寒雪掃，衣衲數僧义手迎”(李始源：《赴燕诗》，《燕行录全集》卷68，第430页)中的“义”，系“义”的异形借用形式。再如权时亨《石湍燕记》里“身如人之守屋……形體骨肉只是空空的一虚殼”(《燕行录全集》卷91，第15页)句中“只”系“祇”之俗体形式。此外，派-派、卞-辨等异形借用也尚有不少。

10. 书写变易

此种俗字有如沈乐洙《燕行日乘》内“初五日，午憩葱秀”(《燕行录全集》卷57，第14页)句中“葱”之俗字“葱”。再如徐长辅《蓟山纪程》里“自沙河屯以後地饒，粟与棗栗藪鬱成行”(《燕行录全集》卷66，第197-198页)句中“藪”系“桑”的变易俗字。还如金景善《燕轅直指》



里“以黄金刻雲龍，外簷設銅絲**𠄎**”（《燕行录全集》卷 71，第 451 页）句中之“**𠄎**”即“𠄎”之变易。还如“有二道士，鬚**𠄎**皓白”（李民成：《壬寅朝天录》，《燕行录全集》卷 15，第 48 页）中的“**𠄎**”系“眉”的书写变易。此种俗字在“燕行录”中分布颇广。

11. 书写错误

而另有不少人名或者地名，应系作者之笔误而形成音近更代俗字，这也是“燕行录”文献之重要语言特色。如李德懋《入燕记》内“入東安門，門即紫皇城之東門也”（《燕行录全集》卷 57，第 307 页）句中的“皇”，应为“禁”之误笔，再如“望見醫無閭山橫亘連延，苍翠极目”（许筠：《朝天录》，《燕行录全集》卷 6，第 141 页）句中的“無”系“巫”的误笔。而《燕行录全集》此类现象颇为普遍，另如十（什）刹海、柳宗原（元）、洪秀天（全）、黄庭真（坚）、玛作亚（玛利亚）、泗（四）川等。

12. 异形词

“燕行录”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如隄-堤、隣-邻、冝-宜、惡-恶、侯-侯、卓-桌、誼-喧、絃-弦、冨-富、曹-曹等，不一而足。而与异体字相关的是，“燕行录”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异形词，这些异形词的形成，首先在于某些词语中的某一字甚至两个字，形成不同于正字的俗体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异形词。如气像（气象）、耦然（偶然）、石迳（石径）、优如（犹如）、珮玉（佩玉）、欧打（殴打）、牡丹（牡丹）等，同样数量很多，值得关注。

13. 其他俗字生成现象如全体创造、合文、增繁等

“燕行录”中的俗字出如上较为典型的这些种类意外，还有其他俗字生成现象如全体创造、合文、增繁等。即以增繁为例，“自不能殄滅**仇**（仇）讎”（黄汝一：《銀槎录》，《燕行录全集》卷 8，第 330 页）中的“**仇**”、“神功垂不**朽**（朽）”（李尚毅：《辛亥朝天录》，《燕行录全集》卷 9，第 506 页）中的“**朽**”分别为“仇”“朽”增繁而成的俗字。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加以深入挖掘。

（三）“燕行录”俗字的研究价值

1. “燕行录”俗字研究之于前代俗字的承继

关于朝鲜半岛俗字研究，前辈学人已有《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等成果出版，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高丽时期汉字俗字的一次检阅。而“燕行录”诸作品，大都系朝鲜王朝（李朝）时创作，其中的俗字有不少可见于《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故通过“燕行录”中俗字之研究，可以看到朝鲜王朝时期俗字对高丽时期俗字之接受与承继。“燕行录”俗字之研究无疑是对整个朝鲜半岛俗字研



究一次大的推动，因此能够与前人研究形成继承关系，使朝鲜半岛俗字研究具有连贯性。

2. “燕行录”俗字研究与辞书的编纂

“燕行录”俗字研究，为可能的《燕行录俗字典》编纂积累较为充分的资料 and 提供便利条件。《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等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而高丽王朝之后，朝鲜半岛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有别于前代的显著变化，故朝鲜王朝时期的俗字情况有别于高丽时期。如朝鲜王朝时期实行了严厉的斥佛崇儒政策，故类似受太多佛教影响的《高丽大藏经》俗字的语言现象在李朝时期大为减少。再如朝鲜王朝在世宗大王时期，于 1444 年发明了谚文，这对俗字的使用也造成了影响。而类如“燕行录俗字典”等，必定会有不同于高丽时期的朝鲜王朝时代烙印，正因为如此，类如“燕行录俗字典”等的编订，将会就高丽之后俗字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变化作出较好的呈现。

3. “燕行录”俗字研究与“燕行录学”

“燕行录”俗字研究，将会极大推进“燕行录学”的深度与广度。目前，“燕行录”研究方兴未艾，较多学者从文学、民俗学、历史、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较多研究，成绩也越来越丰富，但“燕行录”中尚有较多的学术层面等待开掘或深化研究，而俗字的研究将有助于“燕行录”文字学之外的其他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

4. “燕行录”俗字研究与“燕行录”文本整理

“燕行录”文本或系手抄本，或系雕印本，其中俗字颇多，而相应所出现的文意、语义方面的问题也不在少数。如徐有闻《戊午燕录》中在谈及“西洋国人”时曰：“大明成德年间王三輔得奇寶異^𠄎而来。”（《燕行录全集》卷 62，204 页）其中的“成德”，系“成化”或“宣德”之误写，因为明代并无“成德”这一年号。再如下文中“彼人之於東人也，威仪制度，無不稱而狎（犹）於飲食不稱者”句，其中之“仪”系彼时“儀”之俗写形式，且“仪”作为“儀”的俗写形式在同篇中并非孤例，还如“每出甲軍一^𠄎，乘馬執鞭而辟除，此亦官人威仪（儀）也。”（徐有闻：《戊午燕录》，《燕行录全集》卷 62，207 页），此类语言问题在“燕行录”中大量存在，故通过对其中俗字的整理与研究，可就“燕行录”文本作出清晰的阐释。

5. “燕行录”俗字研究与文字学

“燕行录”俗字研究有助于对汉字简化的正确认识。首先，今天人们对简化字的利弊得失仍存在着不同看法，反对简化字的也大有人在，通过对历代俗字的研究可使我们对简化字有一个更为正确的认识。其次，俗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由于造字者的时代、区域、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差异，造成同形异字、异形同字等纷繁错乱的现象，这种选择、淘汰别体字的过程如果不建立在对异体俗字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就会造成失误和偏差。加强俗字的研究，厘清俗字的渊源流变，是汉字整理的



关键一环。再者，尽管裘锡圭、蒋礼鸿、郭在贻、周祖谟、朱德熙等大批有识之士一再呼吁重视近代汉字，尤其是俗字研究，但直到敦煌文献的出土，俗字研究赤贫如洗的状况才得到改变。而“燕行录”俗字的研究，将从域外汉籍的角度对汉语文字学体系进行补充。因此，“燕行录”俗字研究也有助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有助于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

(四) “燕行录”俗字研究与朝鲜半岛自身文化

1. 朝鲜半岛特色俗字的出现

汉字尽管最早产生于中国，但其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产生了较多域外俗字，这在韩国也有着一定的学术关注，如前述著作《韩国汉字的略字调查》《汉字略字调查》《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和相关单篇论文《韩国的印本与书体》《朝鲜文献使用的半字》《韩国朝鲜后期坊刻本俗字研究——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例》等，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韩国俗字，而相应地，“燕行录”中，嵌有韩国特有俗字的汉字词语也相应出现，这是值得关注的方面。如李坤《燕行记事》中的“卞（辨）”字，金景善《燕辕直指》中的“堇（仅）”字等，在“燕行录”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献中则并无用例。

2. 《燕行录全集》中的韩国固有汉字

“燕行录”中的俗字有着韩国本土特色，而“燕行录”中也有着一定数量、与韩国俗字存在内在联系的本土汉字，如徐有闻《戊午燕录》里“老哥庄有若干田畚”句中的“畚”、李坤《燕行记事》里“驱人铁山奴下私持马一匹”句中的“私”、俞彦述《燕京杂识》里“自沈阳以后连有路堠，而与我国所谓长柵者其制不同，略似门形”句中的“柵”字，就是韩国特有汉字。而如燕行使李基宪《燕行日记启本》在讲到白莲教起义时，“而各股匪贼之尚多出没，于此可见，是白齐”句中的“是白齐”则是韩国史读字，表示语法意义。

(五) “燕行录”俗字与对外汉语教学

1. 俗字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

“燕行录”中存在着大量的俗字，并与正字一起出现于各部“燕行录”作品之中，形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表情达意的效果，更给读者以俗字不俗之审美体验，尤其是在正字、俗字之间，传导出一种汉字简化之理据性，如“难（難）”“铁（鐵）”“郁（鬱）”“观（觀）”“弹（彈）”“息（懇）”等。即便是那些在解放以后并未被收录为正字的俗字，依然有着美学意义，并能够就汉字的理据性作出有益的阐释，如“覆（覆）”“楚（楚）”等，“燕行录”中的俗字和同时期中国俗字有着较多的一致性，而解放以后我国对汉字进行简化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各个历史时期，正字之外俗字的使用实践。无疑，“燕行录”中的俗字是进行国际中文教育中汉字教学的重要语料，通过正字、俗字之比，学生对所学习汉字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2. 俗字与对外汉语书法教学

书法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燕行录”中，不少作品系写本文献之影印本，且书法水平亦都很高，当然本身不少作家实际也是彼时朝鲜半岛著名书法家。这些由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组成的写本文献中有着很多的俗字，它们体现着一种灵动、活泼的东方书法精神，因而在对外汉语书法教学中，这些俗字可以很好地被导入课堂，既可以达到书法教学的目的，也可以更好地增加学生对汉字理据性、审美价值之认识。如光绪燕行使李裕元行书《燕槎日记》里，“出门莫我贱，况乎上上國。只为王事已，何咏念槐棘”句中的“门”“为”即为彼时正字之外的俗字。再如《燕行录赠季君》里《洞仙岭》一诗中“翡翠重嶺經過地”句中的“经”、《石山站》一诗里“晡秣閩陽奄夕暉”句中的“閩”“暉”皆分别为彼时正字“閩”“輝”的俗字和异体形式。

3. 俗字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法

对“燕行录”中俗字的研究归纳，有助于推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深入。尤其就针对汉字文化圈国家的留学生教学而言，通过对“燕行录”中俗字的整理与研究，可归纳出相关国家汉语学习、尤其是汉字学习的规律与民族心理，从而有助于汉语汉字教学法的归纳与理论总结。

结语

“燕行录”是汉字俗字研究的一大宝库，对其加以深入挖掘整理大有必要、亦颇可行，并有助于东亚汉字俗字研究的整体进步。而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学界对“燕行录”二十年的开掘，已经形成了不少成果，尤其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等方面入手进行的研究成果最为明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燕行录”俗字的研究则相对滞后，故我等后辈理应以俗字研究为自觉之使命、以认真的学术态度和勤奋的精神为自励，将“燕行录”俗字研究工作持续进行下去，此篇关于“燕行录”俗字研究的小文，即表明我等从事“燕行录”俗字研究的态度，但因本人学术功底尚不深厚，故其中粗浅之处亦必有之，敬请大家指正。

参考文献

- 安祥馥.《燕行录》中有关杂技的记载[A].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C].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山西省长治市人民政府:中国傩戏学研究会,2006:6.
- 陈尚胜.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 陈俊达.《燕行录续集》订补[M].《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

- 葛兆光. 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2):1-9+139.
- 金圣七. 《燕行小考——朝中交涉史一瞥》[J]. 历史学报. 1960.
- [韩]李圭甲. 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M]. 高丽大藏经研究所, 2000.
- [韩]林基中、[日]夫马进编. 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篇[M]. 首尔东国大学校韩国文学研究所. 2001.
- [韩]林基中. 燕行录研究[M]. 首尔: 一志社. 2006.
- 吕 浩. 《物名考》异形字及相关问题. 韩国汉字研究. 第一辑. 2009.
- 吕 浩. 韩国汉文古文献异形字研究[J]. 华西语文学刊, 2010(1):10-23.
- 漆永祥. “燕行录学”刍议[J]. 东疆学刊, 2019, 36(3):1-15+111.
- 漆永祥. 关于“燕行录”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0(05):60-65.
- 漆永祥. 关于《燕行录全集》之辑补与新编[M]. 北京: 《文献》2012年第4期.
- 漆永祥. 论“燕行录”创作编纂过程与史料真伪诸问题[J]. 历史文献研究, 2019(2):6-40.
- 邱瑞中. 燕行录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王政尧. 《燕行录》初探[J]. 清史研究, 1997(03):1-8.
- 吴晗编.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杨 军. 《燕行录全集》订补[J]. 古典文献研究, 2009(00):475-486.
- 张存武. 介绍一部中韩关系新史料——《燕行录选集》[J]. 思与言. 1967年第四卷第五期.
- 张伯伟. 燕行录研究论集[M]. 南京: 凤凰(江苏古籍)出版社, 2016.
- 张伯伟编.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2020.
- 左 江. 《燕行录全集》考订[M]. 域外汉籍研究辑刊. 第四辑. 2008.
- 左 江. 值得关注的燕行录文献[J]. 古典文学知识, 2010(01):122-129.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LI R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Doctoral Candidat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 Chinese Character
	Address (地址):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18/18 Debaratana (Bangna-Trad) Rd., 18 k. m. Bangchalong, Bangphli, Samutprakarn, Thailand, 1054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XIAO YU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Doctoral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School of Lit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 Chinese Character
	Address (地址) : School of Literal Arts, No.15, Yucai Road, Qixing District, Guilin city, Guangxi province, P.R.China, 541004